

蒙田随笔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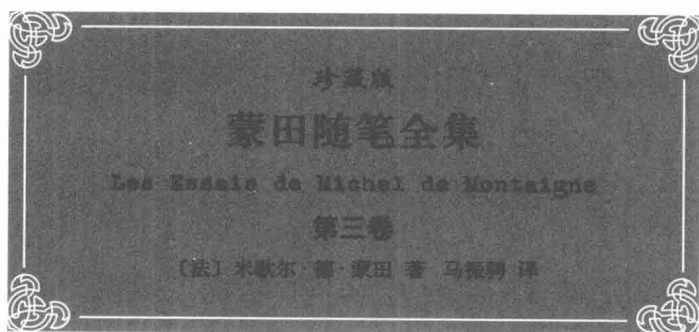
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

第三卷

〔法〕米歇尔·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田随笔全集：珍藏版 / (法) 蒙田 (Montainge, M.D.) 著；
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58-0424-9

I. ①蒙… II. ①蒙… ②马… III. ①随笔—作品集—法国—中世纪 IV. I56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150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吴放

蒙田随笔全集

[法] 米歇尔·德·蒙田 著
(Montainge, M.D.)
马振骋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mm 1/32 印张 36.125 字数 800,000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424-9 / I · 152

定价 98.00 元

目录·····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 /1

印度哲人丹达米斯听了人家讲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第欧根尼的生平后,认为他们在什么方面都是大人物,但是对法律过于毕恭毕敬;为了同意和辅助法律,真正的道德不得不失去原有的许多活力;不论在法律的允许下,还是在法律的怂恿下,许多坏事都做了出来。

第二章 论悔恨 /15

其他人教育人;我则叙述人,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若由我来重新塑造,则会塑造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人来。但是一切已成定局。

第三章 论三种交往 /28

生活是一种不均匀、不规则、多形式的运动。一意孤行,囿于个人爱好固执不变,决不肯偏离与迁就,这不是在做自己的朋友,更不是主人,而是奴隶。

第四章 论分心移情 /39

一个不愉快的念头留在心间,我觉得改变它比克服它更快见效。我不能让它从相反的方面去想,至少从较好的方面去想。变换着想法总能起一种减轻、化解和驱散的作用。

第五章 论维吉尔的几首诗 / 49

各族人民在宗教方面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做法，如祭祀、点灯、焚香、斋戒、上供，此外还有谴责性行为。……可能我们有理由责备自己造出这么一件愚蠢的产品——人，称这种行为是耻行，完成这个任务的部位是耻部（此刻在下的这个耻部倒是实在耻为人知的了）。

第六章 论马车 / 109

伊索克拉特向他的国王提出的劝谏，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可以添置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器皿，因为这些东西使用长久，还可以传之子孙后代；但是应该避免一切在生活与记忆中迅速过去的奢华方面挥霍浪费。”

第七章 论身居高位的难处 / 126

安贫乐道、不求闻达，并不怎么了不起。这是一种美德，我觉得你这样的小人物，不用多费心思也能做到。有些人更在考虑退位后带来的荣誉，对退位还比身居高位时的冀望怀着更多的野心，这样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尤其谋求野心走歪门邪道总是更为有效。

第八章 论交谈艺术 / 131

讨论让人学到东西，同时又锻炼口才。我若跟一位有主见的人和强手讨论问题，他就会不断出手，令我左右难以招架；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嫉妒心、荣誉感、凝神专注会催促我、推动我超越自己。在讨论中你唱我和，意见一致，那是最没劲的。

第九章 论虚空 / 153

眼看灾祸临头时，我觉得也是虚空之事兴隆的

季节。当今到处都在做坏事，只是做些无用的事也像值得称道的了。

第十章 论意志的掌控 / 210

贤哲告诉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没有人是贫困的，按照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他们还细致区分从自然而来的欲望和因我们胡思乱想而来的欲望。大家看得到底的欲望是来自自然的，在我们面前躲闪、让我们追赶不上欲望是来自我们的。钱财的贫乏易治，而心灵的贫乏则不可治。

第十一章 论跛子 / 232

一般来说，人在传播自己的意见时聚精会神，当普通的做法不奏效时就会使用命令、力量、铁与火。真理的最佳试金石竟是信徒的人数，这里面庸人远远超过贤人；到了这种局面可不是幸事。

第十二章 论相貌 / 242

野心、吝啬、残酷和复仇，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暴烈，都要借用正义、虔诚这些光荣的字眼作为火苗，点燃它们。当恶意披上法律的外衣，趁法官无作为时举起道德的榔头，那时才露出事物最丑恶的面目。

第十三章 论阅历 / 269

心灵的伟大不是往上与往前，而是知道自立与自律。心灵认为会合适就是伟大，喜爱中庸胜过卓越显出它的高超。最美最合理的事莫过于正正当当做人，最深刻的学问是知道自然地过好这一生；最险恶的疾病是漠视自身的存在。

索引 / 321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

谁都难免说傻话,可悲的是还说得很起劲。

他花大力气去说大傻话。

——泰伦提乌斯

这事跟我无关。我的傻话都是漫不经心时傻里傻气说出来的。想说就说,也随说随忘,毫不在乎。傻成怎样也就怎样对待,决不贩卖。我对着白纸说话也像对着任何人说话。求的是真,有下例事件为证。

虽则提比略拒绝背信弃义而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但是谁对背信弃义不痛恨呢?有人从德国捎话给他,他若认可,可以用毒药把阿尔米尼除掉。(阿尔米尼是罗马最强大的敌人,与瓦鲁斯对阵时曾卑鄙地对待罗马人,曾独力阻挡罗马在这些地区扩张霸权。)他当下答复说:罗马人民一贯手执武器光明正大报复敌人,从不偷偷摸摸使用诡计。他不讲功利,而讲诚实。

你可以对我说,“这是个伪君子。”我相信。他这类人做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憎恨道德的人嘴里说来要尊重道德,这意义也不可小看。尤其他受真理所逼说出这样的话,即使内心不乐意接受,至少还要用言辞加以掩饰。

我们的制度,不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处处都不完美。但是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即使无用的也有用,这个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无不有其位子。我们人身则由病态的品性黏合而成的。野心、嫉妒、羡慕、报复、迷信、失望,在我们身上与生俱来,难以改变,也可从野兽身上看到其影子。残忍性——这个违反自然的恶行——也如此。因此,我们看到其他人受苦,内心不但不表同情,还会产生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幸灾

乐祸的快感；连孩子也体会得到；

大海中白浪滔天，
生死挣扎的观赏者在岸边。

——卢克莱修

谁能从人身上消除这些品质的种子，也摧毁了我们人生的基本条件，同样在我们的制度中，有一些必要的职能，不但是恶劣的，还是罪恶的。这些罪恶有它们的位子，还竭力在弥合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健康要靠毒药维持。尤其这些罪恶对我们是必要的，共同的需要也就抹去它们的实质，从而也变得情有可原的了。这样的事还应该让更有魄力、更无畏的公民去做，他们牺牲了荣誉与良心，就像有些古人牺牲生命去拯救自己的国家。我们这些弱者，还是去扮演一些更轻松、更少风险的角色。公众利益需要有人去背叛，去撒谎，去屠杀，我们不该叫那些较听话、较懦弱的人去担当如此重任。

事实上，我经常看到一些法官通过舞弊、许愿或宽恕，使用哄吓诈骗来诱使罪人招供，就感到气愤。若使用其他更合我心意的方法，这对于法律，甚至对于赞成这种做法的柏拉图都是有益的。这种不讲信义的法律，我认为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不亚于受到自己的伤害。不久以前我曾回答说，由于我很不乐意为了一位君王去背叛一个普通人，我也就不会为了一个普通人去背叛一位君王。我不但痛恨欺骗，也痛恨人家因我而受骗。我决不愿为此提供内容与机会。

我也曾几次参与君王之间的谈判，在今日令我们相互厮杀的分歧与不和中进行斡旋，我竭力避免他们因我而产生误解，因我的假象而迷惑不解。樽俎折冲的人要不露声色，掩饰自己的心意，装得最中立最迎合别人的观点。而我却把自己最强烈的意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盘托出。我这个稚嫩的谈判新手，宁可完不成任务也不愿有违于自己良心！

幸好直到今天为止，一切都那么顺利（肯定是全靠了好运气），斡旋

于敌对双方的人很少比我受到更少的怀疑、更多的礼遇和亲善。我做事开诚布公，初次交往就深得人心，取得信任。不论在什么世纪，纯朴与真诚总有机会被人接受的。而且，不谋私利的人心直口快，不会遭人怀疑和讨厌，真正可以用上伊比里德的那句话，雅典人埋怨他说话粗暴，他回答说：“先生们，不要看到我直言不讳，而要看到我直言不讳并不是在谋一己之利。”

我直言不讳时，语言激烈，很少顾忌说得过重和刺伤人心，即使在背后也不会说得更加恶毒了，完全是一种坦诚与有感而发的表现，因而也更易让人觉得我不是心怀叵测。我行动时只思行动，不期望其他结果，也不考虑其长期后果也不提长期建议；每次行动都是针对事件本身，成功则好！

此外，我对于那些大人物也不急于表示爱憎，我的意愿也不沾任何的个人恩怨。我只是以正统的老百姓的感情看待那些君王，不因私利而兴奋或泄气。这点我对自己心存感激。我对公义大事态度很节制，不会头脑发热。对于蛊惑人心的假设与私下的许诺也不偏听偏信。愤怒与憎恨都越出了履行正义的义务，这些情欲只是对不以单纯理智来恪守义务的人是有用的。任何合理公正的意图本身就是自然的、温和的，不然就会变质成为煽动性的和不合理的。这使我走到哪里都昂首阔步，心胸坦荡。

说真的，我不怕承认这个事实，遇上必要我会按照那则民间故事中老妪的做法，灵活地把一支蜡烛献给圣米迦勒，另一支蜡烛献给他的对手苍龙，做到双头不得罪。我会为正义的一方赴汤蹈火，但是光是为此而尽我的力量。不妨让蒙田庄园在浩劫中一起毁灭；但是能不这样，我就要感谢命运让它幸免于难；只要我尽责中尚有一线希望，我将努力使它保存下来。清心寡欲的罗马骑士阿提库斯站在正义的一方，失败的一方，在这人事变幻莫测的乱世，不是依靠温和与节制而实行自保的吗？

像他这样不参政的人，松为容易，在我这老仔身上，我觉得要做得松幸好直到今天为止，一切都那么顺利（肯定是全靠了好运气），斡旋

模棱两可,还有无动于衷,没有倾向,我觉得这既不高尚也不诚实。“这不是一条折衷的路,而是一条不通的路;这不啻是等待事件来了站到命运的那一边。”(李维)

在邻国闹纠纷时或许还可以这样做。叙拉古暴君吉朗在蛮族对希腊人发动战争时暂不表态,而是在德尔斐派驻一个使团,置办了许多礼物,窥测命运之神降临到哪一方,然后乘机向胜利者讨好。若用这种方式对待国内事务则是一种背叛行为,那时必须表明意图采取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不担任公职、也没有明确使命急于完成的人,我觉得不参与其事还是比不加入国外战争更可以原谅(然而我对自己不这样原谅)——按照我们的法律,谁不愿意是可以不参与国外战争的。不过,即使全身心投入的人,也可保持某种分寸与节制,当暴风雨袭来时吹过头顶而免遭灾难。当初我们希望已故的奥尔良主教德·莫尔维利埃阁下这样做不是很有道理的吗^①?在当今那些勇于表态者中间,我也认识一些人公正温和,不论上天给他们准备怎样不幸的遭遇与贬谪,他们都能屹立不倒。

我认为让君王自己去跟君王打打闹闹,而好笑某些人兴高采烈投入到力量那么悬殊的纷争中去。因为一般人不会跟一位君王有任何个人过节,以至于为了荣誉根据义务要去公开勇敢地向他发动进攻;他若不喜欢某一个人,那最好是尊重他。在维护法律与保卫国家中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些为了个人目的而制造动乱的人,对那些保卫者即使不尊重,也是原谅的。

但是出于个人利益与情欲所产生的刻骨仇恨不应该称为“责任”(我们天天在这样做),一种背叛阴险的行为不应该称为“勇气”。他们把自己邪恶暴烈的天性称为“热诚”;使他们心热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煽动战争不是因为这是正义的,就是因为要战争。

在把对方看做敌人的人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合情合理、光明正大。

① 让·德·莫尔维利也是掌权大臣,参加特兰托主教会议,为人谨慎小心。

你也要带着感情对待他们,即使不能平等对待(因为这方面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至少要温和对待。对于一个向你要求一切的人也不必悉数照付,对于他们适度的感谢也可以心满意足,可在混水里蹚过,但不要在混水里摸鱼。

全力为双方效劳的另一种方法,在于多凭良心,不是在于多加小心。双方都对你提供同样的礼遇,你为一方背叛另一方,另一方难道不知道你今后也会对他做同样的事吗?一方就会把你当做小人。他听着你时,就在算计利用你的不忠为他谋利。因为两面派的用处是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但是利用的人也会尽量防着不让他们带走什么。

我对一方不能说的话,不会找个适应时机,变换一下腔调,对另一方去说。我只转述毫无区别或共知的事,或者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凡是有用的事我不用向他们说谎。交待我保密的事,我都深藏心底,但是也尽量少去沾边。君王的秘密对于知道了也无用的人来说,要保守也是很麻烦的事。我很乐意作这样的交易,我不好讲出去的事尽量跟我少讲,我向他们讲出去的事大着胆子去相信。结果我知道的事总比我要知道的多。

自己说话坦率也使别人坦率说话,把心事和盘托出,犹如酒与爱情。

莱西马库国王问菲力彼代斯:“我的财富中,你要我给的是什么?”菲力彼代斯聪明地回答:“随便你给什么,只要不是你的秘密就好。”受人之托,又不被人告知事情的底细,或还隐瞒着某些背后的意义,我注意到谁都会不高兴。而我,人家除了要我做的事以外什么都不跟我说,反而会很高兴,我不要求知道太多,妨碍说话。如果我必须当作欺骗工具,至少不要抹煞良心。我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可以指使我去出卖别人。谁对自己不忠,也会原谅自己去对主人不忠。

要是君王不接受保留自己主见的人,鄙视别人有限度、有条件地为他效力,那就没好说的了。我向他们坦白说出自己能力有限。因为作为奴才,我只是理智的奴才,即使这样我也不能彻底做到。要求一个自由人,就像要求一个他们提拔和收买的人,或者其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

的人,那样卑躬屈节地为他们效力,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国法为我消除了大患,给我选择了政治派别和为之效力的主子;其他一切等级与义务对它都是相对次要的。这并不是说,当我的感情属意另一方时,我会立即予以援手。意愿与欲望有自己的法则,而行动必须接受公约的命令。

我这套行事方式与我们现行的做法颇不合拍。这样既不会产生重大效果,也不会长久。谈判不会不装腔作势,讨价还价不会不撒谎,天真的人本来就做不出这些。所以担任公职绝不合我的脾性。我的职务要求我做的,我尽力而为,尽可能以我独特的方式去处理,我在年幼时就对政治耳濡目染,印象深刻。但是我及时抽身而出。此后经常避免卷入,很少接受,更不求上门去;对野心敬而远之;万不得已时像个划桨的人,背着方向往前走,就这样由于不是甘心上船,靠命运而不是靠个人意愿划到哪里就是哪里了。由于有些途径我并不反感,也更符合我的志趣,如果命运召唤我去为大众服务,获得世人的称誉,我知道我也会越过我的种种道理而去追随命运的。

有人对我的人生宗旨不以为然,说我所谓的坦率、真诚和单纯,无非是策略与手段,其中谨慎多于善意,卖乖多于本性,良知多于好运,不会让我受累,更会给我增荣。但是说真的,他们把我的狡黠说得过于狡黠了。任何仔细观察我、注意我的人,若不承认他们的学派中没有一条规则,可以让在这曲折复杂的世道上做得这么自然,保持一种始终如一、不屈不挠的自由与洒脱,自己就是用努力与机智也达到不了这一境地,那我就心甘情愿让他当胜利者。

真理的道路是单一的、单纯的,在公事上谋私利、投机取巧的道路是双重性的、非法的、充满不测因素。我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些装模作样的自由自在,绝大多数都不成功。让人觉得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头驴子,为了跟狗争宠,竟然撒娇把两条前腿搁到主人肩上;狗这样表示亲昵会得到抚摸,可怜的驴子这样换来两倍的棍棒。“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西塞罗)

我不否认欺骗也有其用途,不然就会对人世产生误解,我知道欺骗经常也可以成全好事,人的大部分天职是靠欺骗维持与培育的。世上有合法的罪恶,就像有许多良好的或可以原谅的行动,但是非法的。

自然界、宇宙间有其本身的法规,其运用不同于、也更高尚于那种服从于制度需要而特殊制订的国家法规。“对于真正的法与完美的司法,我们并不掌握其坚实正确的模式;我们只是在实施中捕捉到一点影子 and 图形而已。”(西塞罗)以致印度哲人丹达米斯听了人家讲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第欧根尼的生平后,认为他们在什么方面都是大人物,但是对法律过于毕恭毕敬;为了同意和辅助法律,真正的道德不得不失去原有的许多活力;不论在法律的允许下,还是在法律的怂恿下,许多坏事都做了出来:“有些罪行是经元老院批准和平民会议通过后再犯的。”(塞涅卡)

我使用大众语言,把功利的东西与诚实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大众语言却把一些不但有用而且必需的天然行为,称为不诚实和肮脏的。

还是让我们继续谈背信弃义的事例。有两位色雷斯王位的觊觎者为了自己的权利争论了起来。皇帝阻止他们武力相拼;但是其中一位借口要达成一份友好协定建议两人见面,邀请他的对手出席家宴,把他关起来杀了。

司法要求罗马人对这个罪行予以惩罚,但用正常途径很难办到,按照合法手段就会引起战争和意外不测,他们试用暗算来解决。有一位庞波尼乌斯·弗拉库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这个人花言巧语,信誓旦旦,把那人引入圈套,不是给他许诺的荣誉与恩惠,而是把他五花大绑押到了罗马。一名叛徒违背常理背叛了另一名叛徒;因为他们满腹狐疑,很难用他们的伎俩去袭击他们:刚才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叫我们心情沉重。

谁愿意做都可以做庞波尼乌斯·弗拉库斯,而且愿意做的人还不少;至于我,我的诺言与信义,犹如其他,都是我整个人身的一部分;最佳的效应是为大众服务;我以此作为一切前提。但是若有人命令我当法官

和辩护律师的职务,我会回答:“我对此一窍不通。”或者做工兵先锋,我则会说:“我做这个角色有点屈才。”同样谁要用我在某项大事中撒谎、背叛和起伪誓,且不说去暗杀和下毒,我会说:“我要是偷了谁,抢了谁,你尽可把我送上苦役船去。”

斯巴达人被安提帕特打败以后,即将签订协定时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命令我们干有伤身体的重活苦活;但是要我们去做可耻、不诚实的勾当,那是在白费时间。”一位正人君子完全可以说这样的话。

埃及国王要法官庄严宣誓:“不论什么命令,即使是国王下的,他们在执行时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每个人对自己也应起这样的誓言。执行这样的任务,显然充满耻辱,被人唾弃;谁要你做,其实是指控你,你必须明白,要你这样做是给你负担,让你为难。你把这些公事办得愈是出色,你的私事就愈是糟糕。你做得愈好,你闯的祸愈大。让你这样去做的这个人也会为此责怪你,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看来也没什么不公正。在特定的情况下,背信弃义可以看作是可以原谅的,那也只是用来去惩罚和背叛背信弃义的人。

还有不少背叛行为,不但被背叛的受益者否定,还遭到他们的惩罚。谁不知道法布里西乌斯对皮洛士的医生的制裁^①?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人下了命令以后,又严厉惩罚那个他用以执行命令的人,否认他曾允许这样滥用权力,要人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去做这么一件卑鄙的事。

俄罗斯大公雅罗佩克收买了一名匈牙利贵族,要他背叛波兰国王博莱斯拉斯,或者把他杀死,或者给俄国人提供给他重创的机会。这个人堂而皇之到了波兰,比从前更加殷勤侍候国王,当上了他的枢密大臣,成为他的一名心腹。他有了这些有利条件,选择了主子不在的极好机会,

用他们的伎俩去袭击他们:刚才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叫我们心情沉重。

谁愿意做都可以做庞波尼乌斯·弗拉库斯,而且愿意做的人还不少;至于我,我的诺言与信义,犹如其他,都是我整个人身的一部分;最佳的效应是为大众服务;我以此作为一切前提。但是若有人命令我当法官

的大部分贵族也死于非命。

雅罗佩克这下子报了仇，泄了恨，他的仇恨也是有其原因的（博莱斯拉斯也曾这个方法对他下过毒手），对于背信弃义的胜利果实陶醉了一阵以后，逐渐觉得这纯然是种赤裸裸的丑恶行为，用一种健康的、不再受情欲操纵的目光来看待，深深感到内疚与悔恨，下令剜掉执行人的眼睛，割去舌头和阴部。

安提柯说服阿吉拉斯庇德士兵去背叛他的对手攸墨涅斯统帅。但是一旦他们把统帅交出给他下令处死后，他又要充当神圣的正义之神，要惩罚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把这些士兵交到行省总督的手里，明确下令不论用什么手段把他们折磨至死方才罢休。以致这一大批人中间，没有一个再看到马其顿的天空。人家对他效力愈周到，他认为这种做法愈阴险，愈应加重惩罚。

那个奴隶说出他的主人 P. 苏比西乌斯的藏身之地，根据苏拉作出的允诺，他成了自由人；但是根据社会公理的要求，他这个自由人要被人从塔尔塔雅山上推下来。他们把叛徒吊死，脖子上还挂着奖金袋。他们首先完成第二种特殊的信念，又完成第一种普遍的信念。

穆罕默德二世，嫉妒根据民族的做法而居统治地位的哥哥，要除掉他，雇用了他的一名军官，在哥哥的喉咙里一下子灌了大量的水而把他呛死。事情做成以后，为了赎罪，他把这个谋杀犯交到死者母亲的手里（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她当着他的面，剖开谋杀者的胸膛，两手在汨汨热血中掏出他那颗心，扔给狗吃。

我们的国王克洛维买通了卡那克的三名仆人，仆人把主人出卖后，他又下令把他们三人吊死。

即使那些无赖，在一次恶行中得到好处以后，安安心心作出一件善良公正的小事，好像让良心得补赎与悔改，这有多么甜蜜啊。

此外，他们把手段毒辣的雇佣杀手，看作是会对他们进行谴责的人，非要他们去死才能灭口销赃。

有时，为了公众利益不得不出此下策，而你也因幸运受到了奖赏，那

个奖赏你的人决不会把自己,而把你看成是个千夫所指的坏人;认为你是比你背信弃义干掉的人更加背信弃义。因为他通过你的双手,不用否认,不用狡辩,就触及你内心的恶毒。他使用你,就像使用社会渣滓去执行极刑,这项工作虽有用,但不光彩。这样的差使不仅低贱,也出卖良心。

塞亚努斯的女儿犯了罪,因为还是闺女,不能用罗马任何哪条法律来处以死刑;为了符合法律程序,先由刽子手把她强暴,然后再把她掐死。不但是他的手,即使他的良心,也是国家利益的奴隶。

穆拉德一世,由于他的大臣支持他的儿子弑父篡位,要对他们严厉惩罚,下命令要他们最近的亲人去执行死刑,其中有些人宁可极不公正地犯罪去杀别人的父亲,而不愿执行法律去杀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很真诚的。

当年在小要塞的攻克战中,我看到一些卑鄙小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同意去吊死自己的朋友与同伴,我认为他们比被吊死者更可悲。据说,立陶宛亲王维托尔德以前颁布过这条法律,死刑犯都必须亲手对自己处以极刑,他认为让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第三者去执行杀人的任务是一桩怪事。

当一件紧急情况或某种不测变故危害到国家,迫使君王背弃诺言和信仰,或者使他无法履行职责时,他应该把这种万不得已的事看成是神的一种鞭策。这不是一种罪,他只是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而接受一种更普遍、更强大的理性,但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幸。因此,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回答:“没有办法。如果他实在处于两难之间,‘但是他不要寻找借口去作伪誓’(西塞罗),还是必须这样去做的;但是做的时候若不遗憾,也不痛苦,这说明他的良心有了毛病。”

如果有人良心实在太脆弱,觉得没有一种疾病值得这样的霸药去治疗,我也不会对他有失尊敬。他也不见得会更可原谅、更像模像样地毁了自己。我们不是什么都能做的。事实就是如此,就像我们的船抛下了最后一只锚,经常只有完全求助上苍的指引来保护了。他还有什么更紧

急的正事要做吗？国王应该视信仰与荣誉比他自己的安全、甚至比他臣民的安全更可贵，那样他怎么还有可能去做损害自己的信仰与荣誉的事呢？当他双臂交叉高呼上帝帮助他时，他就不会想上帝的仁慈会拒绝给一只纯洁正义的手以特殊的帮助吧？

这都是些危险的例子，在我们的自然法则中也是罕见和病态的例外。我们必须忍让，但是给予极大的节制与界限。这对良心是个极强的冲击，任何私人意图都不能这样做；为了公利，还要是非常明显与重要的公利，那还可以。

蒂莫利昂为自己非同寻常的功绩^①辩护时热泪纵横，他回忆说他是怀着手足之情杀死暴君的，他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光明磊落地做人，这使他深感痛心。即使是元老院从他的行为中获得解放，也不敢对这件功荣给予圆通的结论，还闹得势均力敌的两派对立。恰在此刻，叙拉古人派遣的使者来得正是时候，要求科林斯人提供保护和派一员大将恢复他们城市的基本尊严，清除压迫西西里的几名暴君。

元老院委派蒂莫利昂承担此一重任，又一次巧妙地声明，根据他这次完成使命的好坏，再决定以国家的解放者赞扬他，还是以杀害兄弟的罪犯审判他。鉴于这个突出事例的危险性与重要性，这个结论虽然匪夷所思，还是情有可原。元老院避免作出自己的判决，而以客观的考虑来予以支持。蒂莫利昂在这次出征中的表现，立即使他的案件明朗化，他在各方面的为人处事都大度高尚。他在这次讲究仁义的任务中，如有神助似的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仿佛神也在暗中串通好了为他的案情辩护。

若有什么错误的目的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元老院的这个目的就是。但是我接着要说的罗马元老院为了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而提出这样卑劣的决定，就不够有力去为这件不正义的事辩解。某些城邦获得元老院批准以后，用钱从苏拉手中赎回了自由。事情又回到原地重新审批，元老院却要城邦像以前那样缴付人头税，他们用于赎买的钱不是白付了么。

① 指古希腊军事政治家蒂莫利昂（约前410—337），协助科林斯人诛死其暴君兄弟。